

全球女权主义

的比较案例研究

妇女的活动与学术研究

参与团队：中国

中文访谈文字稿

讲述者：韦婷婷

访谈者：黄雪琴

地点：美国安娜堡

日期：2019年5月31日

密歇根大学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

密歇根州安娜堡 1136 Lane Hall, 48109-1290

电话：(734) 764-9537

电子邮件：um.gfp@umich.edu

网站：<http://www.umich.edu/~glblfem>

版权所有：密歇根大学董事会，2017

黄：那能不能先自己先介绍一下自己？

韦：好的，我叫韦婷婷。然后呢……我想想我应该怎么介绍自己。我是前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发起人，然后呢，目前在中国，如果说参加跟女权有关的工作，已经有接近超过 10 年的一个经验，然后我们的机构在最近关闭了（笑）。所以我在过去的差不多 10 年的过程中，参加过……就是比如说青年女权行动派的一些行动，然后也是……就是后来因为在 2015 年参加反性骚扰活动被拘捕的，就是女权五姐妹之一，再然后我在广州做了一个叫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机构，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最近有被列为，民政部列为，非法组……涉嫌非法组织的机构，所以机构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现在就关掉了。这个是大概的一个经历和介绍吧。我同时也做纪录片。也写一些文章和做一些调查研究吧。

黄：这样听完你的这个女权史还其实蛮长的。（韦：笑）蛮长的一个历史。但我很想知道就说，应该大家都很好奇，你最开始是怎样进入女权活动，或者你的女权思想是从哪里开始的？

韦：呃，我觉得就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正式就是开始比如说有一个女权的启蒙或者萌芽，如果要讨论标志性的事件的话，我觉得应该是 200……7 年，可以吗？OK！如果要讨论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应该是 2007 年我开始接触和认识《阴道独白》这个话剧！然后其实那个场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在大学 05 年入学，然后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其实是我们戏剧社团里面非常活跃的一个，所以我当时还创办了我们系的一个社团，叫“我们剧社”。那当时在这个社团里，我们每一年大家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每一年每个剧团有自己的年……所谓的年度大戏要演出。我当时还在构思说，哎，我们今年要演什么？特别巧，我有一次去眼镜店修眼镜，就我以前近视的时候，然后眼镜正在修，我就没事做，我就在那个，眼镜店的桌子面前看报纸，哎，然后特别惊喜，就是我看一个报纸，而且是凑了很近的在看，我特别记得那个场面。就看报纸，它就说，哎，武汉这个地方演出了一个话剧，叫《阴道独白》，我就觉得对名字就很好奇，而且我是搞戏剧的社团的嘛，然后一看就觉得，哎，好有意思呀这个剧。所以我就回宿舍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搜，说《阴道独白》这个话剧是什么样一个话剧，结果

就发现，噢这个是一个艾晓明老师在中大，因为她应该是 05 年开始做的，我是 07 年就有另一个叫彭晓辉的老师把话剧带到了武汉。所以当时应该是武汉晨报或者武汉的一个晚报报道了他，所以我就开始去搜那个剧本，然后又间接的搜到，应该是 HBO，关于那个 Eve Ensler 的一个采访和关于这个剧。我一看我说，哇，这个剧好有意思哎，我想想，不然今年我们就演这个得了。所以，我又很间接辗转地联系到了彭晓辉老师。他把我带到……他说哎，他这有艾晓明老师的版权的《阴道独白》。所以有一天我就带着我的两三个演员，一起去了他家拜访了他。那是他的办公室还是他家？我给忘了。然后他还给我们放了那个，他给我们放了这个片子。然后一看，我记得我们当时演员都在流泪！然后看完就是艾晓明老师版的纪录片之后，我们都特别的感动和振奋！哎，不行，说我们回去就要做这个！然后其实我们当时啥都不懂，就关于性的经验或者什么其实也很少，我们就回去就觉得，哇这个好棒，我们回去就弄。然后我们就开始招演员啊，然后我就是作为负责人和导演就开始招演员、排练，然后中间有一些剧本也是我们自己改的。就改剧本啊、增加剧本，然后又筛选了它以前的剧本，我们就这样子在武汉大学演出了。我记得演出的时候，那个场面真的是……我们根本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我们武汉大学有一个叫樱顶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小剧场在那里，整个地方都几乎都挤满了人。

黄：大概是可以容纳多少人？

韦：应该有一百人以上，一两百人的样子，我估计。但是它是个很小的剧场，所以其实边上围了一两圈站着的人在看的，然后反正一演完大家就在鼓掌，吧啦吧啦。我们就觉得就对于一个当时的学生来说就觉得，哇，真是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然后讨论的又是当时可能会被认为是比较先锋的一个话题吧。

黄：关于性。

韦：对关于性，关于女性，关于阴道什么的，就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是个很先锋、很震撼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啧啧，就很有意思吧，很有意义。所以就 07 年的时候，我们演了大概有……我想想，可能大概有一两场、两场不到还是怎么样。然后很巧的机会是 09 年！

黄：嗯哼。

韦：有一个叫话梅超人，也是戏剧圈的一个前辈吧，他又开始，忘记是受可能是说复旦大学那个版本的影响还是怎么样，他又是召集全国的……. 召集人来在不同的城市做《阴道独白》话剧。所以他就找到了我，因为他知道我07年做过，而且我在，我要没记错，07年的时候就接触了浙江大学，还有复旦大学的一些做剧团的人，包括“知和社”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知道他们了。所以09年我们又做了一次，而且是我们把演员就是扩展到校外，然后还找了另一个朋友来做导演。我是相当于是做制片和召集整个负责的项目。所以我们当时在全……. 全武汉演了4场，去了不同的学校，还去到社会场所，还去了一个性学博物馆演出，所以也那个就是变得很大。然后也还拿了一个武汉的，武汉那有一个第一届大学生话剧艺术节，我们其实是拿了第一名的这个金奖，但是后来把我们取消掉了，因为这个名字。

黄：（笑）

韦：后来我们去的现场演员就告诉我，本来我们是金奖。她们给我打电话说，导演怎么我们本来是金奖，结果没了。后来他们告诉我原因是因为市长会去颁金奖，所以他们认为我们的剧可能成为金奖不太好，给我们单独了一个优秀表演奖，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做那个竞赛的时候，我们演出来我们演员告诉我，说下面他们那个，对，评委是站起来鼓掌的，就是说其实他们是很认可这个剧的，只是因为这个敏感性的问题就把我们撤下来了。

黄：那可见说这一个整个剧或者《阴道独白》还是取得巨大的成功了，那你觉得它其实成功地吸引那么多人，它的那种先锋性在哪里呢？

韦：我觉得一个是它首先在一个学生社团把一个关于性的话题，而且是跟性的暴力和女性那么一个可能说是隐私不被谈论的地方放上来。

黄：而且07年还属于性这一个话题还没有被充分的开发，或者是充分的讨论，有这个空间是吗？

韦：是的是的，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对大多，很多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很新，我相信包括现在在演出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不是那么容易讨论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禁忌性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能让学生会觉得，但是它一方面它是禁忌性的，可是一方面它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想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当时

做那个工作坊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演员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搜集故事，和大家互相讲经验，我们就发现就像伊娃·恩斯勒的一个台词一样，

“当女人一旦谈到性的时候，她们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我们现场真的发生了这个事，这个人讲了一个故事，那个人又开始讲，然后就一直讨论关于性的高潮呀，关于什么怎么做爱呀等等。这些话题大家都很有趣，然后很愿意去说，我后来想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平时太缺乏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有这样一个空间去讨论性和讨论性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东西，它可能是暴力，可能是禁忌、也可能是高潮，也可能是关于我们身体的这种变化，比如说你来了月经的感受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围绕着性的方方面面的东西。没有一个空间去讨论，所以当它一旦拿出来，会吸引很多人的注意。

黄：而且也是女性想自发的，主动的（韦：没错！）自愿地去探讨我们以前认为是有禁忌或者在一个私人领域的一个事情，关于性，因为中国的性教育是很缺失，所以这一方面来说，大学生或是你作为其中的一个女性让组织一场探讨，你觉得说这对整个社会的氛围，在那个时候是有一种怎样的影响呢？

韦：我……怎么样的影响？

黄：或者大学生这样子的。

韦：我觉得对于所有人，包括我还有剧组的人，我认为都是一个很……很好的一个是教育，因为通过这个我们开始去聊自己的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女性的故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宝藏。就是很多人会讲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当时的演员有一些是已经毕业的呀，她就会讲她的性的高潮的情况。我们那些就所谓没有性经验的女生，包括当时的我们就很好奇说，啊，是这样子！啊，然后是这样子。然后不同的人又讲她月经的感受，你就会发现，哎，她们的月经感受又挺不一样的。而且我当时特别感动的一个是我一个学姐当时关系非常好，我其实之前都不知道她的一些个人的故事，但是后来她来演话剧，她说我来写一个剧本嘛。她其实写的是一个人流的剧本。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就是她就告诉我，其实是她自己的故事。所以虽然就说我跟这个学姐那么熟，但是其实好像她有一个那么悲伤的故事，就她因为意外怀孕，最后流了产，就自己自愿，那个去吃了药流，做了人流，但是我并不知道。所以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

个很新的体验。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说关于性别或者性别不平等，是一个那么……重要的话题吧。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阴道独白》就相当于，我好像回顾我的人生经历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其实性别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那么多女性她们身上有那么多的，不管说被压迫的呀也好，或者说精彩的故事没有被发掘，所以在09年之后我们就创办了一个组织，叫武汉女性权益与社会发展小组。这个是对我个人的影响，然后你刚才说对社会，我觉得一个就是教育嘛，一个是我觉得我们剧组的女性的演员，包括男性，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一种被，赋权，或者也是开启了一些新的视角的感觉吧。我记得我们07年演出的时候也，我们，哈，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剧团演的只能是女的嘛。所以男的全都是做剧务啊，道具啊，全都是在后面帮忙的（笑）。

黄：女性全都是主角，男性都是配角。

韦：对，女性都是主角，然后我让他们介绍，就是最后我们有一个结尾，每人介绍一下自己，最后一个就做剧务的男学生，就说，我希望把这个剧献给我的妈妈，就是远在天上的妈妈。当时我们就觉得很感动，好像说男生他通过演出，或者他帮忙这个剧的剧务，他成为一个跟他母亲的一个，好像新的一个连接。因为里面最后一幕讲的是生产嘛，

就讲人从，那个女，妈妈的阴道里出来的生产。所以他当时这个，我就觉得，嗯，好像还是挺感动的，就是说不仅女性参与了，我们的男的，男生也参与进去了，而且他可能在时刻意识到她妈妈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这个生下他。或者女性的这种不容易的面相，或别的东西被他挖掘了。

黄：那其实说这个剧不仅是说让你认识了女性，或者认识了我们自己身边的人，也连接起了女性跟你的更多的，嗯，联系了更多的女性的共同的经验也是这样，男性也开始说打开了一个临界的门，这是属于你自己女权思想的一个启发，启蒙点是吗。

韦：对，即便那个时候可能我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或者没有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但是我当时已经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我们应该去做。就是朦朦胧胧的，觉得它具有重要性。

黄：好像有东西种在自己心里。

韦：对对对。

黄：在自己心里有个种子。

韦：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了刚才说的那个小组嘛。然后那个……

黄：这个小组主要是做什么事情？

韦：呃，其实最开始主要是我是比较主要的，算是发起人吧。我还有我们剧组两个人。一个是叫小铁，可能你认识，她现在是北京同志中心的主任。另一个是我当时的那个室友，但是她后来去阿里巴巴工作了，毕业之后。所以我说，哎，你们看我们剧组最开始的三个人，人生路径还挺不一样的。对，她后来去淘宝了。当时我们就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放片子，所以我们有一个当时是两周还是一周一次的观影会。

黄：这个观影是主要哪方面的电影？

韦：就放跟性别有关的。《阴道独白》，我放过一个叫……《雏妓》等等，反正我忘记了，反正做几次这种活动。我还做过……讨论会。可能是关于性别的讨论，具体细节我可能忘了得回去查一下，而且我觉得当时又是，就是我们当时在网上搜，我在网上搜都搜不到太多的组织，我就直接搜到中山大学有一个，女性？性别与社会发展网站吧，应该是艾老师啊，柯老师她们当时做的，我，其实我们这个小组的名字就是参考了那个网站。我看，嗯！可以这样叫！那我们也这样叫吧。就把我们的名字给就这么定下来了！

黄：嗯，那其实是通过这一件事情说，你就开始进入，或者说开始了解到性别跟性别平等和女性受到的压迫的问题是吗。

韦：嗯对，对的。

黄：那什么时候你是开始成为一个行动派呢？

韦：嗯应该是，09年发生了，我认为哈，就是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呃，我被选中去参加一个国际的性教育组织，叫玛丽斯特普的一个机构，她们有一个青年先锋的项目，是培养千名青年的行动者，然后是主要做性教育的，我就被选了；



然后同时在夏天我又参加另一个是 LGBTQ 的一个小组，是有当时很活跃和出名的北京好几个机构：应该北京同志中心已经有了，北京纪安德，同语爱白，点杂志，当时在北京很活跃的组织，她们做了一个青年的酷儿有关的夏令营。当时我是个直人，我也被选中了这个夏令营，然后所以当时同时在夏天我连续的参加这两个培训。然后参加完这两个培训之后，在那个同志的夏令营，我当时已经跟她们，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小组了嘛，我当时已经跟她们联络说，哎我想做那个呃，酷儿影展，就想让酷儿影展去我们武汉放，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活动，然后在青年先锋她们又有那种很小的小额资助，我就在里面做了一个剧场的项目，叫“零剧场”的项目，就是做一些论坛剧场啊或者应用剧场，用戏剧来做性教育，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这样的。

黄：嗯。

韦：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建立一些联系，在那回去之后，我觉得，就是关于这种行动派或者行动者的那个概念就会更强了。因为你好像感觉从一个地方的没有什么资源的小组，就自己有一种，啧，朦胧的感受去做工作，那在 09 年之后就好像感觉跟一些所谓的国际组织（黄：哈哈）或者大咖什么的，就感觉有点找到组织，或者有一些更清晰的认同吧。因为我想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接触同志、同性恋这个群体，但讲到同志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我本来，本科生我很奇怪，我就想做跟同志有关的研究。所以在 09 年之后我就两方面，一边是性别，然后另一边就是做 LGBT 有关的工作。而且那个时候我，呃，这个故事好长，我真的觉得两个小时又不够了，我就还先讲性别，反正因为一些“因素”，我们原先性别小组就慢慢做的少了，因为我们的主要的人都参加了另一个叫武汉 Rainbow 的同志小组的工作，然后成为里面的核心成员，所以重心就转到同志那边去了。然后差不多我是在 11 年毕业嘛。11 年，所以在那个期间、一两年的期间，我就在一边读研究生，一边写我的论文，然后一边就是做刚才说的这个小组的工作。然后 11 年我毕业之后，我就开始做了一段时间的猎头。

黄：嗯。

韦：然后我做猎头的工作……

黄：还做猎头。

韦：对我当时就毕业了找工作嘛，我就去了一个，最后选了一个猎头公司，然后在那做工作。可是我做猎头感觉就觉得，哎好像每天都在浪费生命，然后就会感觉自己可能还真的是有那个行动者的血液在里面吧，有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哎！我们小组搞点什么活动？然后去哪里参加一个什么拉拉营或参加一个什么活动。这其实真正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并没有那么多。而且那个工作也是有点无聊，因为你刚开始进去是要打 cold call，就是要每天联系客户啊，要算你今天做了多少事啊，怎么样。所以有一个很好，嗯有一个契机就是，后来好像因为我和另一个同事表现得还不错，我们就被武汉的分部选到北京去，到北京去培训，然后去集训之类的，所以在那边呆了应该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包吃包住就在那待着了。然后我，我反正就是趁着一个月，因为我当时已经在考虑换工作了。所以我就趁着那一个月的时间开始去北京找工作。

黄：其实血液里还是不安分的，就是行动派。

韦：对就是啊。然后就觉得挺挺挺无聊的。所以我就在那边找的时候就有两个机构，同志的机构给我 offer 了职位，然后再对比之下，我就选择了北京纪安德（Gender Center），就是最早的一个同志的机构，然后去那边做全职。所以差不多应该是 9 月 10 月吧，我从北京培训完回去之后，我就立马辞职了。然后武汉的同事还好奇，说哎，怎么把你送去培训，一回来就辞职了。然后甚至我跟他们要辞职，他们还留我还说，公司老总还在问呢，就是说怎么你要走了啥的。然后我又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我就说反正要走了咋样咋样。所以我就辞职，然后 11 月份就到北京纪安德，就搬到北京去，在北京纪安德入职。所以就开始我的一个全职的工作。

黄：那像你刚才说你一开始其实在做戏剧之后，就在关于性别的性教育或性别，然后你刚刚也说你一开始是个直女，后面……. 是不是这方面的工作有，加速，或者说让你更好的对自我的认可认同呢？

韦：我觉得…….

黄：介意讲讲这方面吗？

韦：当然不介意，我觉得可能两方面都有吧。因为后来我开始，我也是在那期间，发现，哎，自己可以开始喜欢女生或者对女性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 09 年去那个工作坊

有一个 T 好帅，（黄：哈哈）好帅的帅 T 呀。我记得她做完那个 Presentation 分享完之后，我跟另一个女生，现在那个女生就是在新市项工作。我们两个都晚上去吃，对，吃米线的时候，两个都吃不下。我们就说刚才那个谁太帅了，然后我也坐那说刚才谁好帅，怎么讲，两个人吃饭都快吃不下。然后第 2 天她就把她约走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后悔，（黄：她把她约走了？）对啊，然后觉得带着蛮伤感的感情回到了武汉。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感觉好像觉得女生可以很帅怎么样，然后再到后来我就结识了一些女性或一些拉拉什么的，就有点逐渐把自己开始从直女开始定义为双性恋。然后，然后就更多的，但回到刚才你个问题，我有时候也在想，也因为我后来想起我小学时候，其实跟一个姐姐的关系是特别好的，然后我特别喜欢跟那个姐姐聊天，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到底它是，怎么说呢，流动的还是天生的，还是说因为你发掘了（黄：我明白了）更多的自己，还是因为你的这个人生的路程让你有机会去开发新的东西吧。反正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当我跟女性有了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后来开始交女朋友之后，我觉得那个感受也很不一样。以前你做工作好像觉得我是个直女，我要帮我的同志朋友们做一些事，stand up 或者什么为了她们。但是后来你就会有一种更切身的那种关于同志所受到的歧视，以及关于对关于女性本身受到这种歧视更深切的一个感受。所以如果问怎么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觉得一个是《阴道独白》，另一个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女性身份。让我其实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歧视。如果你回去看的话。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我相当于是我母亲相当于是就是家里有过这种家庭暴力的事件，所以我也相当于是家庭暴力的目睹者。包括我们在小农村嘛。呃，其实打老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成长，我也能够看得到别人对待女人的方式和对待男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我自己，我觉得我从小就是那种可能喜欢探索多一点……东西的人？或者根本没有这种特别的意识，认为我是一个女人，我就不能做什么什么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另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从小可能也有一种，啧，这种特质吧，以及我作为女性的这个经验，再加上后面的、刚才说《阴道独白》或别的这种经历的加持，让我到了现在的这条路上。

黄：那可以说其实作为女性，从小到大就在承受着各种压迫和暴力，只说没有接触之前，或许因为到处都是就以为是这些，但是接触了这样子《阴道独白》以及后面的一些行动让你看到或者说正视了这是一个性别的问题导致的一些压迫，是这样子吗？

韦：嗯可以这么理解。

黄：你后面是因为我知道你后面还参与了更多的活动，甚至后面又被捕之类的，能讲一讲这一方面的事情吗？

韦：那个活动其实就是 12 年的，12 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在北京纪安德工作，而且北京新天地那栋楼很有意思，就那栋楼里很多不同的组织，像北京纪安德，北京同志中心，有一段时间“爱白”在那边，然后女权方面“女权之声”其实就在我们的隔壁，所以我们是邻居。然后当时还有另一个组织叫“一元公社”。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黄：那个时候其实是好像还很蓬勃的各种机构？

韦：是的非常，然后所以我就经常去看参加女性的活动什么的，也是有一次我记得参加，那个一个活动之后，我才认为原来其实我就是女权主义者，只是我之前不知道要用这个词来称呼自己，只是那个时候接触了这个词，才会觉得，噢，原来我是女权主义者，或者有一种更、更明确的这种定义吧。然后那个时候又很蓬勃。当时我记得是有朋友就组织活动，因为大家都玩得很熟，有时候又，对我们当时还一群人，还搞了另一个小组叫 bian bian 小组，总而言之就创造了很多不同的组织。然后。然后呃。是当时有朋友就说组织说去，哎，我们可以情人节，之前情人节是同志或者女权什么都会搞活动，说我们去做一个受伤的新娘的活动，然后就开始找愿意参加的人，然后我就去了，所以是被相当于是被挑来来做这个（笑）。然后后面但是我其实也不算最主要的组织者吧，当时…….

黄：流血的新娘是 12 年吗？

韦：对。

黄：当时是怎么会选择前门这个地点？

韦：因为前门是一个比较地标性的地方嘛，而且我在猜想可能因为之前像 2009 年什么的同志组织就在前面做过一个非常轰动的一个行为艺术，就是在前门拍婚纱照，然后拍完应该是情人节 14 号那天拍的 15 号，几乎她们当时跟我讲，几乎所有媒体的重要的头版头条都是照片。所以我想可能大家会把前门，而且那个地方有一条路什么的，可能会把那个地方作为一个重要的地标、或者重要的北京的一个标志物去做去拍，所

以就可能就选了。而且那时候刚好不是有李阳的家暴事件吗？我们都很生气。愤怒！在中间我记得我还一边走喊口号，我说我还喊了，说“反对李阳打老婆！”什么的之类的。

黄：其实当时背景应该说还是因为有李阳事件，他家暴他的妻子，他又是名人，然后你们才会有这个活动说我们流血的新娘、看到新娘后面或者是亲密关系的暴力。

韦：对，但据我所知，这个行动当时是参考，我忘记了，西班牙还是某一个欧洲国家有过类似的这种行为艺术，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做一个。

黄：当时你，可不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现场是怎么样子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像你说的，这个相片后面都成了各个媒体的头条，现在也很多媒体还在用，甚至用你们做蛋糕做成各种标志，已经形成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当时现场的人、一些观众、或者说你们这种行动给当时那一个氛围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是一种冲突？

韦：我觉得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还蛮冷的，应该是，不是很，我记得当时都有点冷，然后站出来了，然后她们组织其他的朋友就说，哎，可以开始往这边走了。然后刚好我不知道谁弄来一些媒体的人，媒体就说，来喊一下！喊下口号。我们就开始什么，打不是亲骂是不是爱！然后就一路这样走，但是走着走，后来就保安跟过来了，他可能就在可能走了，我估计三五分钟或多久，因为人都会开始看，然后我们又有朋友开始在发传单。但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因为路边都有很多不同的人，我记得当时有两个中年妇女，应该是四五十岁，我们朋友就给她发传单，在讲我们在做什么，这是一个关于什么性骚扰，什么关于一个家暴的活动了，blabla。跟她讲了一下，突然一个妇女就指着另一个人说，她也挨打，她也有这个情况。

黄：噢！

韦：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还挺震撼的，对我来说还蛮有一点点小小的震惊，又有一点点小小的感动的那种感觉。震惊是会、你没有想到你路边发一个传单的女性，她其实就是这种暴力的受害者。感动的地方是在于好像，我还记得那时候风是吹的，因为婚纱都在飞嘛。在这么一个比较冷的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然后你因为我们发传单的行为和我们解释我们在做什么一个行为，你好像突然跟一个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遇见的一个妇女，然后有了这样的一种连接。因为我记得那个妇女脸上就有一点点尴尬，但是好像

又有点想求助的那种感觉。后来她们还有点好像在聊这个事，说讨论怎么办什么的，所以我会觉得好像，突然间，就有一点点更多的明白了这种所谓 activism 和行动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你看你通过这种发东西，你就一下子影响到一个，那么离你、其实生活那么远的一个女性站在了你的面前，因为家庭暴力这样的一个事件把你们突然连接在一起。而且我当时甚至还在想说，也许她知道有人在做这样一个事情，对她来说也是某种程度的安慰或者某种程度的赋权，让她知道，哎，其实你还可以有渠道，或者有人可能可以是帮助你的。那那样子，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黄：另外一面也展示出这种亲密关系下的暴力是多么的普遍。

韦：对对。

黄：因为你看就随便一个人。

韦：对，这就是刚才说的震惊的地方，啊，你没想到怎么离得一下子，离这个事怎么那么近了。

黄：你虽然只是做一个流血的新娘，没有想到身边的暴力到处都是。那这一个行动来说，在当时的影响力也很大，

甲：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老有媒体采访什么的。（黄：那就开始有名气了，对吗？笑）对，就开始有了。对对对！我记得当时一个外国媒体还在问一个问题，说，所以后来社群内部或者什么跟同志群还有一个讨论，因为当时参加人不少是拉拉，或者像我这种双性恋什么。他们还在问说，哎，为什么总是同志的那个女人来参加活动（笑）。

黄：那这一个流血的新娘，应该是属于你比较大规模曝光的一个女权行动对不对？那后面再还有什么样子的行动？

韦：后面有参加占领男厕所的行动，然后本来那个剃光头什么的，我本来要参加，但是我当时有个女朋友，她就很反对！（黄：哈哈！）所以你可以侧面说明为什么有时候单身拉拉更容易参加社会运动。当时我想说要剃头什么，她说反正她有点反对什么意思，我就没有去参加。好，我还记得有段时间熊婧给我打电话说你要不要去什么活动，我就说好累！因为我自己本来有一个本职的工作，所以其实参加这些并不是在

我的一个所谓正式的工作范围内。但是，主要参加这两个、是我参加了，其他可能在背后支持什么的这样子。

黄：然后占领男厕所这一个行动，你那时候是在哪个地方。北京参加的吗还是广州？

韦：对，我记得当时是麦子组织的，

黄：那就是在北京。

韦：对对对是的，然后其它城市我就没有去参加了。

黄：占领男厕所这一个行动，它的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什么？

韦：这实际是呼吁男女厕所比例不平衡的这个事情。

黄：后面有改变吗？

韦：有，我记得我忘记数据了，我记得我之前还介绍，其实我觉得这个行动反倒是从影响力和落实程度来讲还蛮高的，因为后来我记得促进了好几个高校，整个改了他们的厕所比例。而且过了几年之后，我忘记是哪个部门了，真的出了一个条例，就提到说要修改，修改男女厕所的比例，是真正进入了这种，比如说某种法规的政策法规的一个修订。

黄：在广州应该是各种这已经商场都已经开始说对男女厕所比例进行改变。

韦：对对对，当时有一两个学校，因为他们本校的学生提的话，有一个学校真的改，我记得是把那一层改成了女的，可能具体是哪个学校还得回去再查一下资料，因为好多年前了。

黄：其实这些行动就产生了很直接的影响，每一个因为，你也是女权五姐妹之一嘛，就是什么样，后面你们怎么行动怎么升级，然后怎么会，嗯。

韦：对那个是。15年？我想想。15年的3月份，其实那个时候有两个活动，所以并不是只有一个，我们当时我要参加，另一个是奥体跑步的，我忘了，我应该也在，但是因为那个其实也临时被约谈了嘛。取消了。然后再参加了另一个这个，刚才说占领男厕所，但那个时候它是在不同城市发起的嘛，所以北京的话我记得有一个群，是微信

群，我记得应该是在微信群里人都被带走了，只是最后有一些学生被放出来了。然后我们这些后来也有朋友分析，我们这些相当于这几个人都是在 NGO 里比较活跃的，因为我在这之前因为做同志的活动也有被找或被谈过，所以就是在那之后就被又被抓起来。然后应该是在 14 年期间，我们还做了一些行为艺术，是关于同志的。关于性，呃，LGBT 这个主题的。然后我们被带走后问话的话是做了一些跟同志法律什么的有关的研讨会。

黄：但那些可能都是问话，但最后说女权五姐妹被关上三十多天，这一个还是挺什么的…

韦：是的是的，那个我还是蛮震惊的。

黄：那时候是做了什么事情？

韦：那时候大兔发起了一个行动嘛，就是说想要在不同的城市去做反对性骚扰，在公共交通里反对性骚扰的发传单和贴纸，但是我想因为它可能是几个城市同时联动的一个行动。

黄：那其实有发吗？

韦：根本就没有去么。

黄：没有去就已经被抓了？

韦：对！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因为之前一个活动已经取消了嘛。后来我们想说去发个传单，应该没关系吧，（黄：这好像是比较温和的事情）对，而且我当时我的脑子觉得这个事是多大的事啊，根本大不了的事。而且我当时的一个感受是，如果被问，因为我们也有点侥幸心理，就是说如果被问的话，我们就说不做了不就得了呗。所以大概是我应该是在 6 号还是 5 号的时候就有警察来找我，而且因为他们以前也找过我，我也没有把它当太大的事，就觉得好玩。

黄：他们找你是叫你不要去？

韦：就之前是找过一个别的活动，很有意思，在活动前一天还两天还有个电话给我打过来了。当时北京不是风很大，有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北京风很大噢，说叫



我叫你希望你不要出门。我就回答她，回答很好。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已经有很多征兆了。

黄：很温和的。就是提示你不要动。

韦：但是那个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你做的事没有什么，不是一件那么严重的事儿。所以你还是会相信说，不会那么夸张。所以6号的时候就有警察来，而且我当时不舒服了，有点病了，我在家里躺着呢，然后他直接去了我的办公室，是我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哪有警察来找你 blablabla，然后我就还拿电话去打给警察，警察又给我打了，说他们在那香元里还是哪里？（黄：三乡里？）No，是另一个，香河派出所，他在等我啥的，所以那时候我还有点病，我连电脑都没拿，到那我只拿了我的电脑，连数据线，电脑的充电线我都没拿。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就去跟他们聊一会，我就直接去上班、下午上班，所以我还去买了两包子带在身上，我的想法就是他们顶多跟我聊一会儿，我心想说聊得再严重，我就说那我不做了，我就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谁知道一聊就一直被扣在，一直到下午6点。然后我当时还跟他们讨论，他们后来好像有一个警察有点微词，因为他们有三个人在那等着我，跟我聊不让我走。然后他就说，你看我们这三个人一下午就被钉在这了，我当时也说说我搞了什么我们又没干啥什么一个活动。我见警察问我说，你知道王曼在哪？我们再找她呢。然后王蔓还给我发信，偷偷发个信息说我回天津了，她说，这边风实在太大了，我先走了。我当时心想那王曼可能就跑了嘛，他们找不着她怎样的。我想说，反正我坐这没事，我就估摸着等会儿再过一会他们就让我走了，我真的就是这样想。后来那个警察跟我讲，因为我所受训练的一点点法律的常识，就是他们要带你走，要有一个拘留证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人还跟我讲说，哎，反正等会北京的就北京市公安局的人要来，他们说他们要是来的话，如果没有手续，你也不用跟他们走。他们还在安慰我，你知道吗！对。还安慰我说你也不用跟他走。我说对对对。我说莫名其妙么，我还抱怨了一下。结果他们来就真的拿了一个手续说要传唤我，然后说给你看一下，这就是传唤你的手续，你要跟我们走。我就觉得，哎，不太对劲，但是我还是真的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根本啥都没干，你就还没真正的去做这件事嘛。就提前一天都被打断了。所以我又跟他们去车上，把我送到海淀区的一个应该是派出所的地下的楼下，地下室这样的—一个地方，里面有就三五间应该有5间左右的那种小牢房之类的东西把我放进去，还把

我眼镜给拿了，所以我都看不清，然后冬天那个时候穿雪地靴，我记得雪地靴还给脱了，穿了一个凉鞋进去坐在里面等。我应该是第 1 个进去的，地下室的那些地方，我第 1 个进去的是，过后了我就听到声音，我就想，哎，而且因为他们带人来，他就会让你把后背转过去，你就看不见，他说转过去，我就这样转过去，我就听到后面的声音，我就发现李麦子、酸小辣这些人陆续来了一些声音。

黄：她们有发出一些声音吗？

韦：对，因为有时候讲话或怎么样，后来我发现怎么王曼也来了，我当时第一印象说她不是回天津怎么也来了，我就发现就越来越几个同伴都被关在同一个地方，到后来我发现另一个女生好像也来了。就被带去审问，问了好多不同的问题，比如说问，问你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你的机构在干吗，谁组织的等等去问了很多的问题。然后一直到第 2 天应该是晚上吧，第 2 天的晚上六七点七八点的样子，就有人来把我带出去。对中间还有一次什么是专门提出来来录像，一个人拿着个摄影机在录像录啥，我后来脑子才回想起来，当时真的是有点粗线条，我估计后来是可能要播所谓的“认罪”视频。（笑）是不就是现在熟悉的央视认罪视频，我怀疑是这样，因为当时拿摄像机的大哥还说，你让她重新再说一遍，然后警察都还有一点紧张和不熟悉说，“那个，那你就说说，你在干吗的”，“或者你就说”。就有点反正那种，

黄：他们也不知该怎么操作。

韦：对，他们不是很熟，要怎么做，只是那个摄像的说，你让他再怎么怎么说一遍，他才模模糊糊又把一些问题重新问了一遍，可是后来应该没有播吧。

黄：因为他在问的你的问题，其实你并没有承认什么。或者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做什么。

韦：就以前回答过的问题，我当时还奇怪，干吗要问一遍？反正 OK 就回到下午七八点，有人把我们带出来，我就以为终于放我了吧，我当时就心里就觉得问了一天终于放了，我们就出去上开车，而且是当时两边应该是实习生还是什么，两个人夹着我们一个人上了一辆车。

黄：应该是两个实习的警察。

韦：对对对，因为我猜想应该是实习警察，因为看起来都好年轻，穿着便衣什么的。但是一直开我觉得不对劲了，因为那个车一直往北开，开出了北三环又开出了北四环。我就觉得…

黄：你怎么知道是往北开呢？

韦：因为我戴了眼镜，有路牌嘛。对对对，你可以看到车上路牌就一直往北走。我就越想越不对劲，我心里就越觉得有点奇怪了，那时候李麦子坐我后面，但不能说话，

黄：她也是在同一部车？

韦：对对，我们在同一个车，我，李麦子和王曼被带走了，其他人给放了。我估计可能那时候她们是学生么。当时我和李麦子和之前也有被警察问过，也有在工作，也相对来讲在 NGO 里面算活跃的。

黄：就已经不是学生了。

韦：然后李麦子就在后面同我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我们会被拘留。然后什么 37 天什么的，有可能就 37 天出来，或最低要拘留 30 天啥啥啥。我就开始有点慌和觉得不对劲，我说，啊？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被拘留呢？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然后真的就把我们送到了拘留所，还让我们签字，我开始我就说不签字，他说姑娘你看清楚你们是被拘留了，我告诉你，啥啥啥，然后他说你不签也没用的，不签的话那个我在后面再写一个，说这个女的不同意签什么，但反正已经给你看过了，你就是要被拘留，也没用啥啥的。就跟我说了好多，而且我现在印象还蛮深的，是我当时列这一排要去做体检的时候，带我来的那个警官就跟我讲，“姑娘，我教你一个事啊，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别惹得别人不高兴，知道吗？”

黄：还真的给教训，给 tips。（笑）

韦：对！就是给你一点 tips！给你一点警告说，你知道吗？在里面最重要是什么，就是别惹人不高兴！跟我讲了一通。我就“嗯”，就模模糊糊的。但是当时我真的没有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所以在我的心里。

黄：就是那一刻知道说要被拘捕传唤了还是…？

韦：我甚至没有！我觉得说我就觉得最多抓3五天，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就走了！而且我记得 NGO 里以前大家随便开玩笑，就是说哪一天你要被抓，哪一天谁谁谁要被抓，就是老开这个玩笑。我终于想，啊，原来以前老开玩笑，今天真的被抓了。而且我是学人类学，我本科学科背景是人类学社会学，我当时就觉得，哎呀，从来没来过监狱！

黄：哈哈，就见一下。

韦：对我觉得。从来没来看看守所，这次可以当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所以我当时的感受就是把它当做3~5天的人类学的田野观察的机会！去进去的，对，我觉得我真的像可能还算比较乐观的想法，就没有觉得太难过，因为我后来我们号子里进来，有些人一进来就哭了一两天，你知道吗劝不动的那种哭，就开始讲想孩子，咄~就开始哭。可能我那时候的感觉就觉得哇好新鲜，这个是也是年轻嘛。我觉得就有点初生牛犊。第二是我觉得最多三五天，那时候不是开“两会”吗，我就想说可能跟开“两会”有关还是怎么样？而且我觉得撑死了三天四天我就回来，我当时心里还有一个、除了一个紧张担忧，但有另一个想法是就趁着这三五天赶紧去观察一下里面这样。是这样的一个幼稚的，哈哈，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幼稚的 naive 的想法！就进去了嘛。

黄：然后在里面生活是怎样！

韦：呃，我觉得第一天，我最开始就觉得有点像爱丽丝漫游仙境。我们还有多少分钟啊？

黄：我们还有时间慢慢聊，OK 还有半小时这样。

韦：sorry！

黄：没有、我觉得很精彩的。

韦：对，因为我觉得讲点细节好像比讲你刚才说你怎么看女权运动更好。因为这个就更落地。

黄：没关系可以多一点点。

(喝水休息后)

韦：那我继续，我再补一下上句的。就开始觉得是三五天的事情，所以就想说做一个田野观察什么的。所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这都是 too young, too naïve. (笑) 真的是 too young, too naïve! 但是去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神的，因为我眼镜被拿走了嘛。嗨，我突然觉得好像跟其他媒体报道，以前其他媒体报道都是悲情的风格，为什么我现在讲起来有一点点…

黄：(笑) 那么欢乐！

韦：搞笑的味道的！(笑) 实在是对不起各位外媒朋友们的报道。

黄：没事这就是成长，赋权知道么。

韦：对对对，因为现在已经笑看风云了，那个时候可能还是觉得有一点那个。我记得那天晚上没有戴眼镜嘛！但是也有一点，我觉得有一方面是紧张，一方面还是觉得好奇，年轻人对世界的那种好奇，就说，哇，看守所是个什么样的。然后我觉得这几种不同的东西就夹杂在一起，包括后来被审问啊、被审讯的阶段，以及在里面的那个生活阶段，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放在里面的。一方面刚才说的那个好奇，另一方面还是蛮紧张的，因为你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嘛。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我举一个最开始的例子是做检查的时候，做体检，我忘记是好像是有一个男的在做检查。

黄：男医生？

韦：男医生。我忘记我们体检是什么，应该没脱衣服，应该是检了身体的，看你们有没有纹身，还是看你们有没有什么，但是好像脱外套还是，呃我忘了，反正是检一个应该是，哎呀有点记不清了，我当时还提过一个抗议，我说为什么让男的来检查，没有女的。为什么要男医生什么！后来那个人就说，反正大概意思少废话！没别人给你检查。(黄：哈哈哈哈哈！)你那时候就觉得对有一种，反对无效的感觉，好不容易扛起自己的胆量多叫几句，结果人家说，别叫了，没人来，就这个人了，爱检不检、就有点这种意思，你必须检，而且当时有个女警在旁边，后来我就说我要女警察在旁边帮我看着啥的，然后就完了验指纹，但是我又看不清，我记得我当时还跟李麦子说，我说麦子我看不清，我就只能跟着他们走，模糊，因为我当时眼睛是七八百度。

黄：是一群人在一起的？

韦：前面是一起，但是后来我们就被分到不同的房间和不同的号了。当时王曼还说，说她心脏不好，有心脏病啥了，什么的，说她要休息，然后啥的，我好像是我跟李麦子就先进去了，但后来就再没有太听到王曼的消息嘛。然后进去之后他就会给你发一个被子什么的，开了一扇门，里面有长长的走廊，带你进去说，啊行，你就在 0333 号，11 桶，什么叫 11 桶，然后 3 号，就说你进去。我进去，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因为一进去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房间大吧，就有两个很长的地铺，大的板子，然后就一群蓝色的被子盖在上面，我一眼睛看不清就黑的蓝的。只有看到这个，但是我觉得当时特别奇怪，有两个穿戴着红帽的人在那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轮值的，半夜的看守。但我一开始进去我觉得好奇怪，这个地方怎么是这样的，然后就有一个我们后来叫班长的女生就带我进来，说哎被子放这里，衣服放这里，现在先去洗个手上个厕所，然后她还偷偷问了我一句说，“什么罪名进来的？”我就说，“寻衅滋事”，她就说噢，来上个厕所什么的，洗脸牙刷，反正她有一套东西给你，而且还是你交钱的，我后来才知道还是扣了钱的。然后反正那时候一个是懵，一个也是紧张害怕，因为在之前我就对看守所完全没概念，而且你的想象中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忐忑和不安的，因为好像听起来好像是，你就会觉得监狱哈，看守所应该是那种犯罪的人，都是非常不友好的可怕的人在里面，你觉得好像进去之后你要想怎么面对这些东西，甚至走之前那个李麦子，当时，对、她现在想起来还蛮侠肝义胆的，在后面还跟我说，要是有人欺负你，有里面的牢头狱霸欺负你、你就按 0、什么就跟我讲，你说教管叫什么，我就心里已经做好准备，说万一有牢头狱霸欺负我，我要怎么办，心里开始在念这件事。

黄：开始有点恐惧了。

韦：对对，有一点慌了。然后进去之后她说、她就把两个人撤一撤，说你睡里面，然后把被子拿过来，我就开始在那儿睡，但是第 1 天晚上因为太挤了那个地方，我只有这么大的位子。

黄：睡得要侧着。

韦：对！我是只能蜷身侧着睡，然后我一动都不敢动！我印象中我基本没有动过！

黄：两边都是人。

韦：对，都是挤满了人，我就是这么睡了一晚上。但是后来应该是睡着了，可是我印象中我的空间就是那么大，然后直到第2天6点多了，响了铃就有人说，起来了起来了，我就开始起来了，然后还有人催我，说快点快点！啥的。然后就第1天就吃饭，他就给你发馒头，我旁边的人还说，“你是新来的？”，她说，（黄：奉献？）也不是说奉献，她说，“在这个地方跟外头不一样，很多事情你都要看着点，就是都要注意，比如像吃饭也要吃快一点。”后来就是做什么事都要很快，你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件事，不然你就会被教训或者被吼，或者是快点快点！blabla，或者是如果有管教摠铃骂你，你们这个牢里的人就麻烦了。反正对我来说，就是觉得很新一

黄：如果有一个人来骂你，然后就整个……？

韦：可能大家都不太好受！或者有时候会比如说停你的热水，或者你不能看电视，就对你们的惩罚嘛。

黄：你都有受过这样惩罚嘛？

韦：我记得我们号好像还好！因为我们属于、我觉得我可能相对幸运，属于优秀寝室，就我们外面还有一个牌子是优秀，什么叫优秀寝室？

黄：哇监狱里面还有这个体制。

韦：然后班长还算好人，因为我后来听了别的号的遭遇，觉得她们还挺惨的。比如说她们会分饭，如果你好的话分给你饭多一点不好，不好你分的少一点，还有你睡的位置啊，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是上厕所，你都要排号，资深的人先上，资浅的人你是轮到最后一个上厕所！对啊我们其实也有，但是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说像我。我后来才知道可能因为我是政治犯，我所有的工作一直都是擦地，都是擦地板。

黄：啊在里面要劳动？

韦：对，每个人都要劳动，而且分为不同的组，最高级别的可能是被组或者饭组，就是负责分饭的那个人。好，被组就是负责叠所有人的被子，还有衣组负责晒所有人的衣服，因为你衣服晒它会每天只有两个小、一个小时吧，还是我忘了、一两次的放风

时间，放风时间衣服的人就赶紧去晒衣服，她们可以先出去，其他人要在外面等，那放风的时间可能只有十几二十分钟。

黄：每天？

韦：对，每天只有一半的空间的位置，所以只有现在算一下，应该4平方米左右的地方，4、5平方米，对，你就一群人，这样可能多6、7平方米，就是一群人，你就要轮着走，其实你轮着走，你已经差不多把空间都占住。所以你要运动就是这样，站着圈走走，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出去晒会太阳、走一走，然后就没有别的一个时间了，因为它每天的作息都很，比如说6点起7点吃饭，然后都坐着所有人就必须在一个地板上坐着也没事做。

黄：吃一般吃什么？

韦：吃馒头，真的。基本上主食是馒头，因为馒头是最好发的。所以基本没吃过米饭，30多天没有吃过米饭，就是吃馒头，而且你吃馒头一定要注意是什么，你一定要不能剩，因为这剩的东西是不能扔的，你要么把它吃掉，要么你就千万别剩，或者你自己留着就不能扔馒头，就不能浪费，所以还有炖土豆，我记得土豆的皮都没有削掉，是你可以看到也有土豆皮在里面，土豆皮炖汤，还有青菜炖汤，萝卜汤，反正感觉就是很杂的东西，然后一星期才有一两次鸡蛋和一次肉，但是那个所谓的肉也不是、现在想来平时你在外面从来不会吃的肉，但是在那就觉得哇好珍贵，今天吃肉，就是今天终于有一顿肉吃，然后今天有蛋吃鸡蛋吃，就是那样的。

黄：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少的日子里，一个礼拜。

韦：我记得我第1个星期，因为我没有人给我存钱，我也没有钱，第1个星期我都是靠别人接济。像我来大姨妈了，都是别人借卫生巾给我，然后纸也是借的别人的或者接济。然后我一天这一整个星期没有油水，你每天都是感觉好饿，好饿，好饿！每一天都是饿的那种感觉，饥饿感在每一天让你觉得好空，肚子为什么那么饿。就没有沾到油水那种感觉。然后、但因为对我来说，我会被提审比较多嘛，所以一方面是食物的这种饿，另一方面是有时候你会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因为你不知道会问什么，尤其是前10天我是没有机会见律师的。我后来想到其实他们那些策略也是挺聪明的，因为前10天的审问是特别密集的，就是我每天差不多最多的时候三次。就吃完早饭，然



后我们门口有一个喇叭，还有一个 24 小时监控的铃，然后我们班长说你连拿一根针，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在里面。所以环境就是你拉屎，拉屎那个门是玻璃房，所以所有人只要一转头都能看到你在拉屎，所以我们那号里有一个人 30 多天没拉过一次屎。因为她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不想在别人面前拉屎。所以总而言之，她控制一

黄：全部人家转头都可以看到吗？

韦：对全部人家就可以看，只要她们转头。

黄：都是直接看到吗？

韦：对，当然了洗澡任何都是全透明的。所以每个人，当然了每个人看每个人，因为它是会防止你在里面做一些别的什么事嘛，所以它 24 小时都是监控的，而且一有什么事，因为门口有个喇叭，一有什么事，后面就说 1203 谁谁谁怎么了？然后你就感觉有一个莫名的那个上帝发出了一个声音说，1203，就觉得又被拍板了吧。

黄：你是 1203 是吗？

韦：对我是在 1203。

黄：一般喊过什么？就说 1203 你做什么？

韦：会，“1203 你干嘛呢！”。

黄：你干什么的时候他们会喊？

韦：比如说有人在练操的时候突然跑出来动，其实那个时候是不能动，而且按照规矩，地板上不能同时站有两个人，还是三个人，你活动只能有一个人去上厕所或一个人干嘛，你就不能同时在坐板的期间有不同的人站起来，这个是规矩，然后我进去第 1 个星期是背监规，你前三天啥都不用做，你就把监规背下来，有十几二十几条的一个监狱的规则！没错，你要背什么是违法！我记得有一条叫……现在都记不住了，以前真的是背的好熟！现在基本上有一条叫说一定要改过自新，深挖犯罪根源，就是深挖你为什么犯罪的根源！

黄：反省内心深处的根苗！

韦：对！所以后来我记得我老是被提审，然后提审的时候最开始会问你的工作什么的，后来再过一次你会发现他们知道你的信息越来越多，然后号子里的人都很好奇，因为她们一般是小偷啊，诈骗啊，或者什么的，她们最多问一两次，有的人问一次就放回来了，所以每一次她们，我一回来，有的人就说，哇，韦婷婷你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为什么被提审那么多次？因为我一共被提审了 30 多 40 多次嘛。几乎每天都有。对前 10 天是每天两三次这种。

黄：每次都是多长时间这种？

韦：每次……嗯……。我没有表，我其实不太知道，但是按照比如说你吃完饭就七到七八点这样提你，然后 10:00 11:00 放回去，所以每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有时候中午你睡一个午觉嘛，下午两三点你又走，然后四五点又把你放回去。然后到了晚上吃完饭可能也是七八点 8 点左右，应该是洗完澡的时间。应该 8 点多，又叫你，我最晚一次是 12 点多，大家都睡的时候才被放回去。差不多这样。

黄：深挖你内心深处为什么这样做，你的“思想毒瘤”是什么。

韦：对，而且你会发现最开始他们不熟悉你，再过三五天你就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我记得当时还问我说，2012 年冬天什么的活动，你是不是参加了某某组织的什么活动？我说没有，我不记得了，我说没有吧，他说你是主持了什么活动？我说没有吧，我就参加，就我提早走了。他说不对呀，我提醒一下你，哪一天啥你不是主持了一个工作坊，我说，噢！好像是。

黄：他比你还要了解自己。

韦：对！我就说、我就开玩笑，我说哟你这个功课做得挺足了。然后那个女警就说，“必须的呀！”后来我才想起她应该是翻了我的微博，上面写了很多的内容，而且我记得当时谈恋爱我写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他们还说，你为什么写这段话，你是不是当时就想犯罪了，大概意思是，你当时就想策划这个活动来反国家，我觉得他有一点这个味道。我当时心里想根本不是好吗？我这个是跟感情有关的，他就突然就是、去想这个东西，好像觉得你故意的。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外面有一些声援和国际的声援嘛，可能他们就以为你们这是组织——

黄：有组织有预谋有海外势力。

韦：有组织的有预谋的，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对对。

黄：所以她们就要挖你哪一方面有这样的记忆。

韦：对，然后他们还、就是看我的日记，他们就说，哎，你有一篇日记写的啥啥，

黄：他啥意思？是指你在微博上。

韦：No，我自己电脑里的，因为我电脑被带走了。

黄：就把你电脑打开。

韦：对，我那个时候，哇，就觉得太愤怒了，我就心里就说了，妈的！—

黄：没隐私了。

韦：反正我后来回去跟我们看守所里的人说，我说每去一次就感觉被强奸了一次，就是因为他会问说、哎，你当时写了这篇说明的思想有什么，所以他审查了不仅是你的行动，他还审查你的思想，所以你当时是不是已经这样想了，想，因为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说好像是有时候觉得做一些工作对于社会结构或者对于政策其实是没有变化的，我说应该、反正日记里忘记写什么的，类似这样的意思。他就在分析说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在想做一些什么反动或者颠覆的事，blabla，开始说这个。啊，真是厉害，把我的日记、都不知道藏在哪个角落的东西，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把我这一生、就是二十几年的一

黄：的历史。

韦：一都真的，比如说你以前在这个学校读书，你参加过什么活动，然后你几月几号去了美国，你在美国接受了什么培训？什么什么的。

黄：查得一清二楚。

韦：对，他们都给你查得很清楚，比如你跟那天、某一天跟谁开了一个房，你们那天干啥了？

黄：是不是看见开房记录？

韦：因为我后来发现他们比如说他那天、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说不对，那天你不是跟你李麦子开了一个房，你们两个在怎么样怎么样的？说！我自己都记不住了！因为他们问的是，你看他们12年11年就更早的事儿，包括。呃。我就想我自己都记不住了，他们还能记住？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他太厉害，搜索信息的能力。

黄：那一些会让你很恐惧吗？当你这样一个人把你的事无巨细所有，

韦：会。

黄：而且往你好像往有一个政治犯，罪名这样方向去靠的。

韦：而且说实话我有时候有一瞬间我都在想，是不是我真的是犯罪了？

黄：OK，就是自我怀疑了。

韦：因为他们会说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他们说，哎，你们虽然在街上可能、他会这样讲，可能你的意图是好的，但是你想您要是把交通堵塞了呀，或者你们去地铁造成了交通拥挤怎么办呢？而且按照法律规定，你要做超过多少多少人的活动，你应该报备，如果你不报备你就相当于是违法非法。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在想：是不是真的是违法了，或者某个程度在我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违了法，我甚至有一段时间都会这样子去想这个问题。然后，一个是觉得恐惧，哇他们怎么知道这么多，另一个就觉得好担心。但是我当时的担心倒不担心我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我记得我一次哭，是他们忘记他们是问到一件事，我就想他们怎么连这个事也知道，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点哭了一下，我就说，麦子跟——我说麦子跟大兔是好人。因为我当时会想，我觉得我在行动中的角色只是一个志愿者，我并不是组织者。所以我当时在脑子里排序，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先抓或者要判刑，应该会先判审组织者或者什么，我就会觉得可能不会先判我或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我就当时说我说她们都是好人什么的。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也会担心了，因为后来有见律师么，律师就会跟我讲说，这个事有可能会判刑，我最后7天是特别焦虑的，因为那个之后就见不着那个律师了嘛，所以我的律师还跟我讲说，嗯，这次出去之后不一定能够见得到你了，如果快的话可能7天之后见，但是如果被判刑的话，我就会问大概判多久？如果判的话。他们就说有可能

判半年，有可能一年也可能三年什么的。我当时回去我在想，如果是三年，我要干嘛？我在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就心里还是有时候也是很蛮焦虑的一个状态。然后，对、比较焦虑，是最后几天，还有前面的10天状态，我觉得是比较焦虑，因为前面10天我觉得最让你恐慌的是信息的格局。就是你在里面你没有电脑，没有手机。

黄：没有外部消息！

韦：就是你所有接触的要么就是号里的三十几个人，你聊天我、但你都是问的是她们的背景信息啥的，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在海淀看守所以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然后你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在哪里，所以这是一种对于未知的恐惧，以及个人人身不自由，包括你的信息，甚至一定程度上思想不自由，给你带来了这种……恐惧吧。你就感觉好像太缺乏对于自己个人生活的这种控制感，就一切都不是你控制的，你看只要门铃一响，说1203韦婷婷！就开始出去了，然后就有人开始给你手上铐手铐，你就出去了，人家问什么你不回答也不行，他不回答，有一次我想不回答他问题，说，他说你故意这样子是吗？那我们就耗着耗到12点。后来我心里想耗着也不是办法，你总是还想回去对不对？所以你有时候又不得、他们问了啥，你又得配合一下。所以那种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感觉，我觉得是特别不好。

黄：全部失序了。而且，

韦：对。

黄：掌控权，像你说的你完全没有了。

韦：对完全的，对你完全真的是，对。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我的感觉是被剝，有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知道的比你还多，你说那种感觉也很不好。我要喝点水，我口太渴了。

（喝水后）

黄：我想再聊一下，你在监狱有一个收获吗？

韦：有有有，有好多哦。其实我后来想。一个我认为我在所有的女权5姐妹里面，我认为我自己相对是幸运的，真的是相对幸运的，一个是，我在里面有认识我的女朋友嘛，是有收获爱情。另一个是其实就刚才讲的这种紧张、恐怖、失去的感觉是一方

面，另一方面我认为它其实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广袤的关于女性、或者关于性别、或者是关于人、这个话题和主题的一个思索。为什么会这么说？我前面的就不讲了，是太个人因为一方面在里面有一段时间谈恋爱嘛，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某一种角度来讲不是那么难过！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其实后来想想有一些人权的行动者，如果你是监视居住或者什么的，其实日子真的很难。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人嘛。你因为都是自己一个人，其实那种孤独是更困难的。我那时候有三十几个人，因为我也自己认为我相对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她们聊天，我还会在里面讲，同性恋呐、讲性呀，就聊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在里面 30 多人，她们都来自不同的阶层。比如说有一个大公司的法人代表，年纪六七十岁了，我们都叫阿姨，好像她说她是被骗了，反正怎么样，因为她是法人，还有一个那种重要的诈骗犯，可能诈骗了几百万上千万的人，还有卖白粉的，贩毒的。

黄：三教九流。

韦：对，真的是三教九流，还有卖一所谓卖淫的，其他人讲卖淫，但她说她是前台，我们就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卖淫的。然后还有小偷偷东西的。偷 iPhone 被抓进来，偷三四千块钱被抓进来，还有一个小胖，我后来写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她的。就 18 岁，刚过 18 岁，很年轻，就偷了几千块钱在里面，就是家里人什么都不帮。我后来还背过她父亲的电话号码，在我出去之前，她说你帮我打个电话吧？她说想叫她爸来帮她什么的，结果打了电话她爸就没理她。所以当时就觉得，哇，就这么处在边缘的一个人太无助了，而且她是个文盲，不会写字，我特别记得，在里面，最开始她也没人给她存钱，所以当时我跟我女朋友我们稍微有一点钱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有钱你才能买东西，而且你只能每次只能买几十还是一百，你不能买太超过的东西，而且一星期就只有那一点钱，你可以用，所以你会可以买那些几个苹果买一些饼干什么的，我们后来说，哎呀我们东西还蛮多，而且我快走了，我没快走，忘记了，反正我们东西多，我们就说给一盒饼干给小胖，她还特别感谢！给完之后过了一会儿放风的时候，她也特地跑过来说，谢谢你们哪，什么的，因为她在里面就很边缘，又没有钱，又年轻，我记得她的判决书比我来早，是 30 天还是什么时候就来了。我跟她是同一天被抓进去的。哇讲得太快了，我缓一下。我跟她是同一天被抓进去的。然后我当时记得我是坐在板上，然后我旁边就是那个大门，然后在门上就有人来送判决书嘛，说

她的决定下来了，说批捕一就批准逮捕，她要被逮捕和接下来她流程就是会判刑，去法院审什么之类的，然后还让她看，但是她又看不懂。然后就感觉，哇，好心酸，感觉你想 18 岁年轻人偷了几千块钱，而且我被提审的时候，她还问我说，她说韦婷婷，你出去帮我问一下，偷应该是 3000 多吧，她说偷 3000 多判多少年？因为她一点消息都没有，而我是唯一每天一

黄：每天都出去提审。

韦：一每天都出见警察的人。她就会觉得说，哇你每天都见他们。她都没有机会见他们，怕她一直想问，她说，你帮我去问一下警察要判多久，我当时还真的去问了，然后警察说，你这么关心别人干嘛呀，说关心你自己的事儿。然后啥的。我就是我就说我说有一个狱友，她让我帮问她，因为她不知道她判多久。结果她判决下来了，她也看不懂，还是个文盲，还好像不能签自己字什么，因为你要签字。还是别人念给她听的，说啊怎么批准逮捕，知道了吧？知道了。就拿走了，就这样。所以你就会觉得一个是人的那种生命的微小性，但是另一方面你又会觉得在那个地方跟 30 多个人，他们其实是很有力量的，一方面是微弱的，渺小的，或者你的命运是完全被别人摆布，你完全是无知的，无能的吧、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另一方面你又会感觉、这个创造力，我怎么会说创造力这个词呢？是因为其实你的东西是很简单的嘛，可是她们真的会用这些很简单的东西做出丰富的东西。比如说会做、我想想，比如说我们看守所里有面镜子，其实它不是镜子，因为你不允许有镜子，它是用什么做呢？它是用牛奶、酸奶还是牛奶，不是有锡纸面吗，它是把锡纸面磨掉了一层。

黄：嗯哼。

韦：结果它就变成了一个镜子，我不知道谁做的在那，所以你就可以照镜子。然后比如说，就比如说我想想啊，比如说有一个人还用个针，其实不是针噢，不知道他们怎么磨的一个东西，然后穿线就可以缝东西。就你在完全什么东西没有的情况下，她们会自己创造很多东西。

黄：而且这些都是看似比较底层，比较微小的生命。

韦：对啊！

黄：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韦：对。而且她们的故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黄：很有力量。

韦：我中间在里面其实有机会是看书么。我看了三毛的一本书，我觉得听这句话就特别有感慨。她写了一篇文章，讲的是她在、应该是在撒哈拉沙漠里面给那些囚犯买了一些水送给他们喝，好像是可以送。当时她有一句话说：这些牢里关的其实都是一般的人，她说真正的犯罪的人，她说就像中国人你说的龙一样，你是抓不着的。我在里面的感受就特别深，真的是真正特别恶的人，真的是中国里的龙，你是抓不着的。你现在抓到了那种一般的呀、偷偷盗盗或者什么样的人在里面。

黄：小偷小窃、小底层的人！有很多人都是为了生活所迫。

韦：对呀，而且其实她们很多人做这些东西都是有理由的，或者都是因为她们的环境或什么东西让她们，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另一个很小的故事我分享一下。我不是在里面聊性吗？其实我感觉她们都很感兴趣，然后后来有一次看一个杂志，有一个女的叫郁日红，而且她每天都会一边，她是地主擦地，一边洗抹布一边开始唱歌，所以什么“哥哥里呀等了”（唱）《闯码头》什么，我就从她那儿学的！我后来一听到我就想到她，我看不清么，我只能看到她的模糊的背影，在那洗一边在洗衣服，一边开始唱歌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很鲜活。后来那个、有一次她还跑到我旁边，给我说什么，我有过性高潮，然后给我看书，哎，你应该看一下什么。就开始跟我聊性的故事。然后包括一个在清华大学天桥下面卖假身份证的人，还跟我说，其实她跟警察搞过。

黄：哈哈哈哈。

韦：就类似的，可能是怎么跟警察搞好关系，可能就睡过觉什么的，反正很有意思。

黄：就你看到底层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生百态吧！那我们时间…

韦：好！快进！我们10分钟！哈哈哈！



黄：我们在讲是因为你这样子出来之后，其实对你自己的成长（的影响）是很巨型的。但是这也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个挫折一

韦：对是的。

黄：经历这一段并不那么好，不那么愉快的一个经历之后，其实你也还在做一些行动的事情，那你能不能说一下、后面出来之后你做了哪些的？还在坚持做，为什么还会坚持做？

韦：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想放弃的，在里面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啊我就不做了吧，回去之后她们还劝我说，你、比如说你去妇联哪、或者你去竞选人大代表啊，以后你再用你的政绩去影响别人嘛。（对摄像：10分钟最多。）后来用你的政绩去影响别人，然后后来我想算了不做了，但是我觉得特别激励我和感动我的是，我出来之后发现其实好多朋友在支持我，或者好多人，包括她们做行动派的这种声援呐，还有全国，哇，我当时就觉得哇好感动啊，就是有这么多一个全世界的力量在支持你！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受激励和感染吧，也很 touched 吧，所以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太重要的事情，不是一个轻易能放弃的事情。

黄：并不是那么孤独。

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之后，我反倒好像感觉，某一个层面上离女权行动或者所谓世界的 solidarity 概念更近了。而且我特别感动是好几个地方是、以前我会开一些国际会议嘛。我有朋友就会给我写信，来告诉我说，我们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你的文章，我有一个印度的朋友说，她说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moment, for the…… transferring? Transferring…… (transnational) No. 反正她就大概意思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女权行动团结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 moment，然后她也说因为她是印度维权，我以前见过她嘛。她说 Ting Ting，我们还做了一个 website, 去做你的 petition, 就给你请愿什么，做了一个 petition, 这个是 link。我们当时做了还、她们应该是第 1 波戴了面具的那群朋友，以前因为我以前去过印度采访过她们，她们应该是第 1 波带了面具的那些人，她们还说我们有个 petition, 我一点点进去才一两百人。我想想，嗯，100 多人在中国根本就不是事儿嘛。但是你又内心又觉得好感动好

温暖，因为她说，噢，我发现我这个朋友失踪了，我们做了一个 petition 的网站，给你 blablabla. 就很鼓舞。

黄：而且你发现更多的国际组织、更多的行动者在声援你。

韦：是的是的。所以这真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激励吧。所以后来回来，因为 16 年我就搬到广州去了，然后 16 年的时候就在想到底做什么？因为我后来是根据我的一个感觉、直觉或者什么东西会觉得，噢好像当时没有太多、几乎没有哪个组织专门 focus 在性骚扰和性暴力这个主题的，所以我当时说如果要去办一个机构的话，我一定要把它的主题做在跟性骚扰有关的。所以当时就做了、想了好多不同的名字，最后就决定说叫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这样一个机构。

黄：好像很官派的名字！

韦：对，听起来好像很正式的名字。然后就做了这样一个机构。然后我就看到最开始一两年其实是没什么钱的，然后我当时还特别好，有一个另外一个机构愿意 share、跟我们 share 一笔 funding，一笔 funding 小的钱，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初始的钱来雇相当于是两个兼职的工作人员。所以最开始这个小机构就开始做起来，然后就陆续做了一些调查报告，做了一些研究，也做了一些行动和倡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但是我觉得到了 18 年，可能也是因为 me too 的浪潮或者 17 年有一些积累和积淀之后，我们其实得到了不少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南都基金会主动来找我们，但他们也蛮谨慎，谈了小半年，来找我们合作，愿意跟我们合作在一起，比如说当时 me too 的受害者，我们有一些合作和联络，然后我们也在做一些，比如说当时是计划做剧场嘛，或者做一些工作坊啊等等的，其实差不多在 18 年的时候，我自己认为，如果你专注这个方向继续做下去，其实是我可以预见在两三年期间，它是会发展得非常好的，有可能它就是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就是全国的这种网站或者网络，如果没有那个别的这种力量来介入的话。

黄：没有那种政治阻力的话，

韦：没有别的这个阻力的话，我自己在可见范围内，我可以感觉和认识到它会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很遗憾，就在我认为其实它是已经慢慢在起步，而且很快可以做一个很快的这个发展的时候，就是碰到了不可抗力么！我们在 18 年下半年开始，我觉得可能

不同的原因，一个是我女权五姐妹这个身份，因为之前我就发现被调查，有一些跟我们合作的人就被警察打电话说，不要跟我们合作，什么的，另一个是这个机构，后来我们也有参与一些 me too 的行动，所以也被我猜测，可能也被认为是 me too 的幕后黑手之一，就是会被问，还调查我们的资金来源等等，种种各方面的压力，再加上别的行动，因为后来我们开始想办一些线下的活动，发现都办不了，你跟谁联系或者怎么样，你都是会被问！或者你要跟别人合作，甚至官方合作，我记得我有一次被，我本来不是被邀请参加一个官方的论坛发言的，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和另外一个外地来的律师也都不能被发言了，叫我们不能来了怎样，所以就会感觉到关于这个议题的敏感性是越来越高了，然后也不能再做了。那直到 18 年的 12 月，我们就自己因为这些种种的压力，有实习生被找啊，有志愿者被找啊，什么的，都关联的人都被找，所以我们就先把微信公众号给停了。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些资金来源，也被告诉我们说不能再给你们捐助了，不能给你们钱什么的。

黄：这有点像遇到阻力就停止了。

韦：对！你就感觉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阻力在这里。以前刚开始碰到困难，可能就觉得可能还有机会，可能可以再拼一拼，但是在后来就觉得很难了。再到 2019 年 1 月份，我们这个机构和广州彩虹高校联盟，都被列在民政部的涉嫌非法组织机构里，而且现在你知道特别厉害是什么？你搜百度，比如说你搜广州性别教育中心，你会发现百度显示它是被列在涉嫌非法组织名单。

黄：第一是不是？

韦：第一没错，你也搜过是不是！我去搜过！我说，妈呀完了！你就觉得他切断你所有的合法性，只要别人一搜你，他说就这怎么是一个非法组织，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在下面工作，所以差不多到了这里，这个机构就关掉了。

黄：那么多的阻力之下，你最后现在还会想着说能做的东西是什么，还会将来还会做什么？

韦：对我来说是一个策略的问题吧，我现在就是在做一些关于心理咨询的工作，一方面是我自己本来 15 年的时候看到周围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些就是 traumatized 或者跟 PTSD 有点相关的这种创伤的存在，我就开始感兴趣，那开始做 me

too 之后，其实我会发现心理方面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对非常重要，又没有人去填补的一个空白。再加上它是一个相当于是提供服务型的吗？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那么容易碰到那么多的阻力，没有那么敏感。而我自己在学习心理学之后，我发现其实心理学里的男权思想，和这种还蛮严重的，所以我目前就是在学心理咨询和治疗，自己也开始在做心理咨询师。然后我们之前有带过关于性侵受害者的小组，现在在带同志行动者的心理小组，我发现还是非常有益处的。那对于我个人的职业生涯而言，我觉得前面 10 年都在做这种行动的东西，有一段时间也会觉得有点职业倦怠，就好像都在重复嘛！都在重复同样的项目啊，工作啊。那现在我学心理咨询对我来讲也是有一个新的东西（黄：新的方向？），对，在学习。所以未来可能就是在想说，做一些关于性别啊，或者性少数领域的咨询。

黄：嗯，好，行。好的，谢谢，谢谢婷婷！谢谢大家！（鼓掌）

韦：谢谢大家！非常高兴。（鼓掌）